

非洲聚焦关键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

本报驻比勒陀利亚记者 杨海泉



贸易协定》建立一体化的非洲大陆矿产价值链,力争在经济转型、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发展、充分释放矿产资源潜力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此外,许多非洲矿产国纷纷制定并实施旨在使矿产资源增值的国家发展战略及政策措施。

总体来看,非洲矿业呈积极向好趋势,同时亦面临挑战风险和诸多新问题,包括应对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面临全球经济下行风险以及地缘冲突等内外部冲击。

非洲矿业绿色转型任重道远。在应对气候及环境危机方面,非洲矿业既是主力军也是力量最薄弱者。非盟、非洲矿业发展中心及其成员国、非洲开发银行等,正在加强相关合作,制定推出相关国家政策及非洲大陆绿色矿产战略等。未来非洲矿业在绿色开采技术应用及能源转型、交通运输等方面,将继续承受绿色转型的压力和挑战,同时亦有发展机遇。

地缘环境复杂化使围绕非洲关键矿产的竞争加剧。地缘因素日益介入非洲关键矿产领域,相关问题趋于复杂化、政治化。非洲关键矿产未来发展方向之一应是各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外部合作方彼此加强沟通与合作,摒弃零和思维,追求互利互惠,维护非洲关键矿产国的应有利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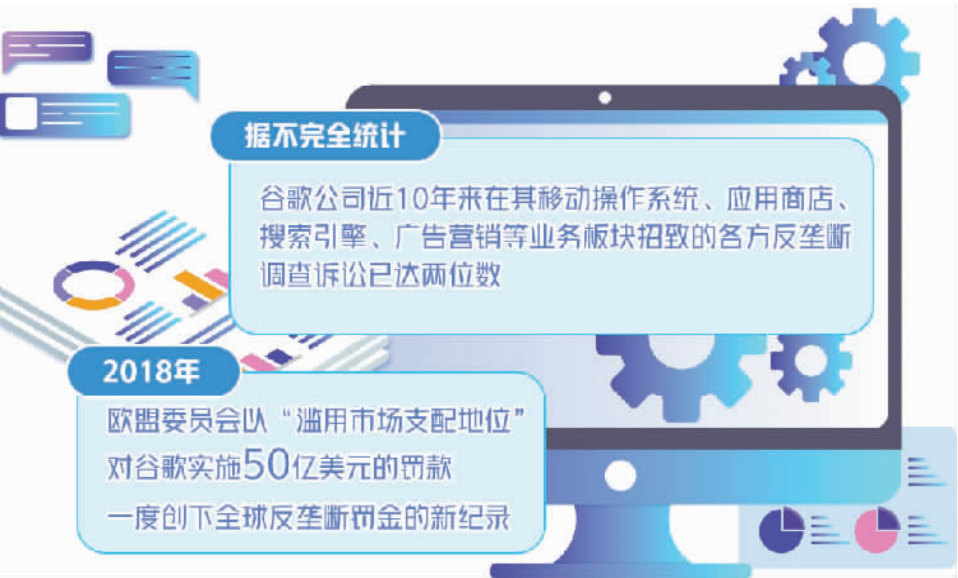
非洲一些矿产国推进矿业包容性增长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不足。一些相关国家缺乏针对矿产资源的战略及政策措施,缺乏打造和提升关键矿产本国价值链的有效方法,相关基础设施如电力、港口、铁路、公路及信息通信等落后,技术、技能、资金及人才匮乏。此外,这些国家还面临宏观经济结构性障碍持续存在、外部投资者获取投资信息不够充分、矿业区域合作及一体化水平不高等不利条件,使矿业可持续发展面临阻碍。

非洲矿业需要兼顾矿业与环境、社会及其治理之间的平衡发展,形成良性互动。《非洲矿业愿景》、非洲矿业发展中心均强调矿业在环境、社会及其治理方面的重要作用,包括保护环境、促进矿业与当地社区的和谐发展、保护小型矿企、提高就业及减贫、促进并协调各利益相关方的合作等。长期以来,一些非洲国家矿区的社区关系、劳资关系较复杂,环保冲突、非法罢工及矿难事故频发。多项研究显示,非洲一些大型采掘项目未能按时交付的主要原因就是环保不达标或社会反对,商业因素占比并不高,这显示出非洲矿企能否有效融入当地社区,并妥善处理矿业发展带来的环境和社会问题,对非洲矿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 陈 博

世经述评

谷歌“隐形垄断”被查不冤



近年来,欧盟、英国、韩国、日本、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监管机构频频对谷歌开展反垄断调查,甚至开出“天价”罚单,多是因为谷歌依仗其巨大的市场占有率和特定技术领先优势,在市场竞争中或明或暗攫取了不正当利益。纵观谷歌这些年在全球市场“豪横畅行”的经营态势,其引起多方警惕乃至调查实则不冤。

谷歌在全球市场“高歌猛进”的过程中,始终被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及市场监管部门所警惕。据不完全统计,谷歌公司近10年来在其移动操作系统、应用商店、搜索引擎、广告营销等业务板块招致的各方反垄断调查诉讼已达两位数。

2018年,印度竞争委员会因谷歌在搜索引擎算法中掺杂了“偏见和滥用市场主导”因素,对其罚款2100万美元。同年,欧盟委员会在开展了历时近3年的反垄断调查后,

再度以“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为由对谷歌实施50亿美元的罚款,一度创下全球反垄断罚金的新纪录。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谷歌旗下的视频平台“优兔”(YouTube)在政治考量驱使下,以“相关媒体违反了制裁和贸易规则”为由,封杀了多个俄罗斯媒体的频道及账号,随后“不出意外”地遭到俄反垄断机构的调查与处罚。就在今年的1月22日,印尼反垄断监管机构对谷歌公司处以2025亿印尼盾(约合8970万元)的罚款。理由是谷歌滥用其在Play商店支付结算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强制要求印尼应用开发商使用其Google Play计费系统,否则将下架相关应用。1月23日,英国方面宣布,将对谷歌的移动生态系统展开调查,重点关注谷歌在操作系统、应用商店和智能手机浏览器等领域的市场地位。甚至美国本土的市场监管机构也担忧谷歌的垄断行为可能导致消费者无法公平选择服务,进而导致市场秩序

混乱。

谷歌在全球各地市场虽“术业有专攻”,但不不变的是其攫取商业利益的动机,以及其身为一家美国科技公司的“底色”。换言之,正因其秉持“美国谷歌公司优先”理念,各类调查和处罚才会接踵而至。令人担忧的是,美国新一届政府上台可能进一步促使谷歌这类美国科技巨头“狂飙”。美国国内民主、共和两党应对科技发展的政策出发点有明显的区别:民主党倾向严监管,主张将美式意识形态及价值观嵌入科技创新成果中;共和党偏向松监管,支持科技企业并购壮大,鼓励“赢者通吃”和“丛林法则”。美国新一届政府可预见的一系列内外政策,无疑会为诸如谷歌这样的美国科技巨头推行“全球市场垄断”赋予更足底气。

除此之外,欧洲政治生态“右转”或使绿色经济和技术发展迟滞,也在客观上削弱了对传统跨国科技巨头的制衡。面对全球气候变暖的现实挑战,推进绿色经济转型已被认为是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互联网企业看似轻盈的“云端生意”却是隐形碳排放大户。2024年,谷歌在爱尔兰新建数据中心的计划就因环保问题被当地否定。但随着跨大西洋两岸政局更迭,欧洲整体政治底色悄然转变,欧洲绿色经济转型正逐渐遭政治因素操弄,原本有益于提升欧洲自身竞争力、平衡传统巨头垄断的欧洲技术创新恐面临停滞局面。

更不容忽视的问题在于,地缘冲突连绵不断破坏全球创新合作。当前,全球地缘冲突延宕未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全球安全格局,破坏了各国科技投入与合作的基石,冲击了全球化进程。在冲突地区内外,各国间的政治互信鸿沟正在被不断拉大,开展国际科技监管与合作已非多国政府的优先考量事项。

当前,一些大型跨国科技公司正在全球范围内快速积累资源和影响力,几乎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但是,受资本运作的原始规律驱动,这类企业在着力扩大全球市场份额、持续扩大利润收入等方面的利益,与国家协调整体技术发展、保护国家与公民安全的使命存在难以避免的矛盾。因此不难理解,任何一国政府都不会纵容诸如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狂飙”在本国人民的利益之上。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2024年英国汽车出口整体下降,中国市场依然是英国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对英国生产部门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对华出口保持增长。”霍斯说。

成立于1902年的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是英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之一。该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英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1.8%至约90.52万辆,其中乘用车77.96万辆,商用车12.56万辆。2024年英国乘用车出口同比下降15.5%至60.36万辆,占乘用车产量约77.4%。

欧盟、美国和中国是英国汽车最主要出口市场。霍斯表示,尽管对华出口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车型改款和向电动化转型过程中的暂时性调整。

中国仍是英车企关键市场

——访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霍斯

新华社记者 赵修知 赵小娜

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首席执行官迈克·霍斯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尽管2024年英国汽车出口整体下降,中国市场依然是英国汽车制造商的重要市场。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汽车市场,对英国生产部门至关重要。我们希望对华出口保持增长。”霍斯说。

成立于1902年的英国汽车制造商和贸易商协会是英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行业协会之一。该协会最新数据显示,2024年英国汽车产量同比下降11.8%至约90.52万辆,其中乘用车77.96万辆,商用车12.56万辆。2024年英国乘用车出口同比下降15.5%至60.36万辆,占乘用车产量约7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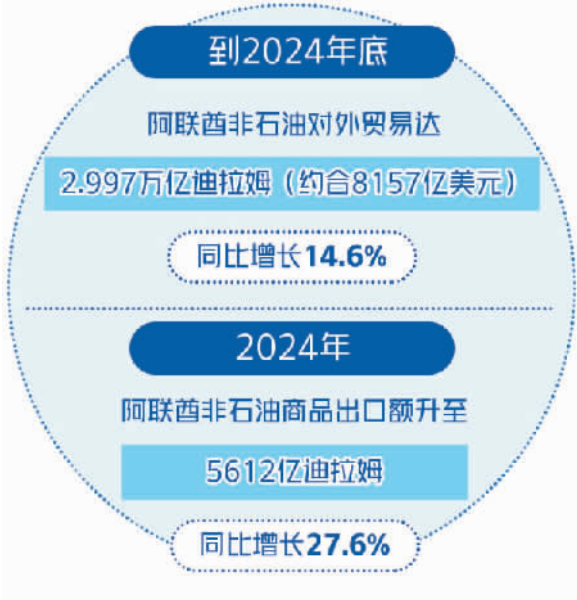
欧盟、美国和中国是英国汽车最主要出口市场。霍斯表示,尽管对华出口有所下降,但这主要是由于车型改款和向电动化转型过程中的暂时性调整。

英国汽车一直以豪华品牌闻名,劳斯莱斯、宾利、阿斯顿·马丁和迈凯伦等高端品牌持续在中国市场受到欢迎。霍斯指出,中国高净值人群不断增长,令豪华汽车在中国市场的需求保持旺盛。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中国汽车品牌进入英国市场,比亚迪、名爵等品牌已占据一定份额。霍斯说:“在贸易公平自由的前提下,英国市场对国际品牌一直保持开放、欢迎态度,英国消费者对于新技术和新品牌的接受度很高。”

当前,英国汽车行业正经历从燃油车向电动车的转型。根据英国政府去年1月公布的新规,到2030年,英国销售的新车中80%将实现零排放,到2035年,这一比例将达到100%。

霍斯表示,强劲市场对于推动电动汽车需求、实现英国净零目标至关重要。英国政府需要提供更有力的激励措施,推动绿色低碳能源发展,加快充电基础设施建设。



阿联酋通讯社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阿联酋的外贸继续保持上升趋势,非石油对外贸易额首次达到3万亿迪拉姆(约合8157亿美元)。

具体而言,到2024年底,阿联酋非石油对外贸易达到创纪录的2.997万亿迪拉姆,同比增长14.6%。这一显著增长大大超过了全球贸易平均增长水平。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数据,与2023年同期相比,2024年前9个月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仅为2.4%。

创纪录贸易额背后的主要推动力是非石油商品出口激增。2024年,阿联酋的非石油商品出口额升至5612亿迪拉姆,同比增长27.6%。非石油产品出口占外贸总额的比重从2019年的14.1%、2023年的16.8%上升到2024年的18.7%。

2024年,阿联酋与全球十大贸易伙伴的非石油贸易额同比增长了10%,而与其他国家的非石油贸易额同比增长了19.2%。其中,阿联酋对前十大贸易伙伴的非石油出口增长了37.1%,对其他国家的非石油出口增长了13.4%。阿联酋已经与多个国家签署了《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2024年对CEPA伙伴的非石油出口总额达1350亿迪拉姆,同比增长42.3%,占阿联酋非石油出口总额的24%,印度和土耳其是非石油出口的两个主要目的地。2024年,阿联酋的非石油进口额达到1.701万亿迪拉姆,比2023年增长14.2%。其中,来自前十大贸易伙伴的非石油进口增长了6.7%,来自其他国家的非石油进口增长了22.3%。

2024年,阿联酋的转口贸易也有显著增长,达到7344亿迪拉姆,比2023年增长7.3%,比2022年增长14.1%,比2021年增长36.2%。

阿联酋副总统、总理谢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表示,2024年全球贸易增长率仅为2%,而阿联酋的对外贸易增长率是这一数字的7倍,达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14.6%。这显示出阿联酋正在以比计划更快、更高效的速度实现其战略性经济和发展目标。2021年,阿联酋制定了到2031年年度外贸额达到4万亿迪拉姆的目标。截至2024年底,阿联酋已实现了该目标的75%。按照这个速度,阿联酋将提前数年达成这一目标。

阿联酋外贸部部长宰尤迪表示,扩大对外贸易是阿联酋国家经济战略的核心,2024年创纪录的贸易数字反映了阿联酋经济的活力和灵活性。阿联酋正在投资新的经济部门,创造新的出口产品,建立新的长期价值创造手段,期待在2025年及以后与更多国家签署《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本报驻阿布扎比记者

李学华